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七回 柴榮販傘登古道 匡胤割稅鬧金橋

詞曰：風塵滾滾，雨雪霏霏，途路鬱孤淒。綠水流溪，青山鬢鬢，烏兔奔東西。  
豺狼忽地佔街衢，虎嘯復猿啼。磊落知希，掃清塵翳，端的奠皇基。

右調《少年遊》

話說張員外見趙匡胤不肯把盤費全收，祇得命童兒拿了進去。遂在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錦袱包兒，將手解開，裏面裹著一條黃金錦織成的鸞帶，遞與匡胤道：「賢婿，當日有位仙長雲遊到此，與老朽化齋，因老朽生平最敬的僧道二種，為此盛設相待。他臨去之時，賜我這件無價至寶，為贈答之物，名曰神煞棍棒。老朽不知就裏，細問根由。他說此寶乃仙家製煉，非凡品，必須非常之人，方可得此非常之物。凡是無事之時，束在腰間，是一條帶子。若遇了衝鋒之際，解落他來，祇消口內念聲黃龍舒展，順手兒迎風一縱，這帶就變成了一條棍棒。拿在手中，輕如鴻毛，打在人身，重若泰山。憑你刀槍劍戟，俱不能傷害其身。若遇了邪術妖法，有了此寶防護，便可心神不亂，勘滅妖邪。如不用時，口中念那神棍歸原四個字，將手一抖，那棍依然是條帶子。真的運用如神，變化莫測。老朽藏之已久，終無用處。今見賢婿這等英雄豪俊，故此相贈，做件防身兵器，一則免得提了這蟠龍棍行走不便，二則權當此物作一點繫念之心。」匡胤接過手來，睜睛一看，果然晶瑩射目，閃爍驚心。即便依了員外的言語，口中念了一聲黃龍舒展，迎風一縱，真乃仙家妙物，秘處難言，這帶早已變成了一條棍棒。有《西江月》詞一首，單贊這寶的好處：

此寶剛柔並濟，宛如勒甲鸞條。隨身防護束腰間，變化無窮玄妙。臨陣即時光閃，衝鋒刀劍難牢。仙傳精器助天朝，打就江山永保。

匡胤即時分開門路，就將那棍法施展起來，把那勾、彈、封、逼、擲、擠、抽、挪諸般等勢，上下盤旋，舞了一回。復念了一聲神棍歸原，將手一抖，依然是條黃金錦帶。心下十分歡喜，將來束在腰間。柴榮等三人，各各贊嘆不已。匡胤遂撤了蟠龍棍，便道：「承岳父厚賜，小婿與眾朋友就此告別。」員外見他去心甚急，不好再留，遂即分付安童，將酒席排在當廳，與眾人餞行。弟兄四人飲了一番，起身拜別。員外送至莊門之外，各人灑淚而別。正是：

別酒一斟人便醉，離歌三疊馬先行。

員外送別了眾人，淒淒楚楚，獨自回莊。按下不提。

單說柴榮推動了車子，匡胤負著行囊，正欲上前行路，祇見張光遠羅彥威雙雙走上前來，對了匡胤說道：「二位仁兄，小弟等本欲陪行，同上關西纔是。怎奈前日來時，祇為訪尋兄長，添助盤纏，尚未稟明父母，不敢遠遊。意欲暫轉東京，通個音信，待他日稟過了父母，然後再到關西相會。不知二位仁兄，可肯允否？」匡胤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這是人子的正理，愚兄怎好阻擋，祇為愚兄一時不明，做下了這樣大事，以致離親棄室，誠為不孝之人。賢弟回去得暇，望祈報知雙親，免得日常挂念。」張羅二人聽了言語，遂把行李打開，取了五十兩銀子，遞與匡胤道：「些須路用，望祈笑留。」匡胤道：「愚兄的資用盡有，不必費心，請自收回，容圖後會。」羅彥威道：「二哥既不肯受，可送與大哥，聊助生意之本，以表我二人之心。」匡胤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將銀子接過手來，裝在柴榮的行囊之內。柴榮再三推辭，匡胤祇是不許。張羅二人即時拜別，乘馬而去。正是：

贈饒祇為尋舊約，乘車端在羨新盟。

不說張羅二人回轉東京。單說趙匡胤見柴榮推著車子，行車不快，便把行李放在車上，將絆繩攔著肩頭，拉了前行。柴榮後面推著，便覺輕鬆，趕著大路而來。那匡胤於路不覺觸景生情，感物動念，口中不住的短嘆長吁，低頭悶走。柴榮見了，慌忙問道：「賢弟為何這般浩嘆，莫非這傘車兒累得你慌了麼？」匡胤道：「非也，小弟祇因睹此景物，不免思念家鄉，懷想父母，承歡既廢，骨肉多疏，自覺心感神傷，故而作此故態，望兄勿罪。」柴榮道：「賢弟，你偶爾寄跡他鄉，但當襟懷瀟灑，意氣悠揚，須效那大丈夫之行藏，何必作平常人之況，少不得天倫聚首，自是有期，切勿徒增憂思，自貽伊戚，前面就是銷金橋了，待愚兄到彼，交過了稅，尋上一個酒肆，沽飲幾杯，與賢弟散悶則個。」匡胤聽著交稅兩字，便把離鄉思念的話頭攔開不論，即時慌忙問道：「兄長，這銷金橋有甚官長，在那裏抽取往來客商的稅息？」柴榮道：「此地係通衢大道，那有官長。」匡胤道：「既然不設官長，這稅從何而納，莫不空掉了不成？」柴榮道：「雖然沒有官員，卻有一個坐地虎光棍人兒，名叫董達，手下有百十個的勇力家人，日夜輪流把守這座橋口。但凡商客經過此地，憑你值十兩的貨物，他要抽一兩的稅銀，值百兩的資本，須交他十兩的土稅，分毫釐忽不可缺少。若遇了不省人事的，略有一些兒得罪了他，輕則將胳膊腿腳打斷，重者性命不存。因此人人害怕，個個帖服，誰敢道個不是，賢弟到彼，亦宜柔聲下氣，便可無礙。」

匡胤聽了這番言語，祇氣得腹中火發，口內煙生，把車繩放下道：「兄長，請暫停一回，小弟有話商量。」柴榮聽言，當真的把車兒歇下，說道：「賢弟有何商量，便請一說。」匡胤道：「兄長，這車兒上的傘，有多少本錢，脫去了有幾何利息？」柴榮道：「本有二十兩。到了關西發去了時，就有三十餘兩。」匡胤道：「這等算來，祇有十兩利息，除了盤纏，去了納稅，所剩有限。兄長往來跋涉，不幾白受了這場辛苦，這樣生理，做他有甚妙處，依小弟之見，如今銷金橋的稅銀，不必交他，竟自過去。」柴榮極是膽小的人，聽見了這番言語，心下驚慌起來，把話阻住道：「這二兩銀子不值甚麼，賢弟休要惹禍，況他手下人多，賢弟雖則勇猛，恐眾寡不敵，一時失手與他，反遭荼毒，豈非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狗。賢弟祇宜忍耐為妙，及早兒趕路罷。」

匡胤越然發怒道：「兄長怎的這般膽怯，小弟在汴梁時，專好興災作禍，打抱不平。昔日在城隍廟戲騎泥馬，發配大名，怒打了韓通，回家醉鬧勾欄院，怒殺了女樂，闖出汴梁，降伏了昆明山二寇，纔在張家莊相遇仁兄，結成手足。自古惺惺惜惺惺，好漢惜好漢，若無半點兒本領，怎敢在兄長跟前夸口，況且小弟生來的性兒不耐，最不肯受那強暴的鳥氣，遇著了不合人情的，憑他三頭六臂，虎力熊心，也都不怕，總要與他拼著一遭，見個高下，怎麼遇了這個不遵王化私抽土稅的強賊，就肯束手待斃起來，這是小弟實實不服。」柴榮道：「賢弟英名，愚兄固已欽服。但到了前面，他若要時，便如何與他講論，這個還要賢弟主意定了，好上前去，莫要胸無成算，孟浪而行，那時臨時局促，倒被那廝行凶，反為不美。」匡胤道：「小弟已有計策在此，兄長推起車兒，當先過去，他那裏若不阻擋，這就罷了，他若稍有攔阻，兄長祇說新合了一個伙計，銀兩物件，都在他身邊帶著，生的甚麼相貌，穿的甚麼衣服，他便隨後就來交稅的，他們聽了兄長之言，必然先放過去。那時小弟上來，就好與他講話了。」柴榮此時雖然懼怕，卻也無奈，祇得硬著頭皮，強打精神，推上前去。匡胤隨後而行。離橋不遠，祇見路旁有株老大的楊樹，樹下堆著些吹落的敗葉。匡胤道：「兄長，你先行過去，小弟略停片時，隨後就到。」說罷，遂在敗葉堆上歇息打睡。

柴榮推至橋邊，早見那些抽稅的人一齊高叫道：「柴蠻子來了，柴蠻子來了。你行下的舊規，早早兒完了，好放你過去。」柴榮不慌不忙，放下了車兒，滿面堆笑道：「列位，我如今不比往常了，新合著一個伙計，銀子是他掌管，待他到來，自然交納。且先放我過橋，好去吃了飯趕路。」眾人道：「你的伙計在那裏，怎麼不與你同來？」柴榮把手一指道：「兀的那綠楊樹下，穿青袍的這個紅臉漢子，就是我的伙計，因趕得路上辛苦，權在那裏歇息片時，列位略略等些，他就來交稅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柴蠻子他從來至誠老實，不曾撒謊，那邊的伙計諒是真的。且放他過了橋去，好歹自有他的伙計在此，怕他漏了稅，飛去了不成？」柴榮說聲：「承情了。」遂把傘車兒推動，一竟過橋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貪婪從來無預防，祇圖肥己把財藏。

誰知己中蟬聯計，枉自身家眼下亡。

眾人見柴榮去了，等候多時，看那紅臉大漢，兀是掙著在樹下打盹，不見起來交稅。內中就有幾個性急的說道：「朋友們，這

個紅面的不來，我們一時不當心，卻不要被他走了過去麼，俺們何不走將過去，和他要了稅銀，憑著他睡上一年，也不關我們的干係，卻不是好？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一齊走到跟前，瞧了一瞧，見果是個紅臉大漢，即便高聲叫道：「紅臉的伙計醒醒兒，快把那柴籃子的稅銀交了出來，請你慢慢的再睡罷。」匡胤明明聽見，故意不去應他。眾人那裏耐得，大家七手八腳的來推匡胤。匡胤把腳伸了一伸，口中啞啞的罵道：「好大膽的狗頭！怎敢這般無禮，前來驚動老爺？」眾人聽了，盡皆大怒道：「紅臉的賊徒！裝甚麼憨，做甚麼勢，快快打開了銀包，稱出稅銀，好放你過橋去，逍遙走路，直往西天。」匡胤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你們這班死囚！我老爺好好的在這裏打睡，卻要甚麼的稅銀！」眾人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道麼，你的伙計柴榮，想已告訴你了，我們要的是個過橋稅銀，你休推睡裏夢裏，假做不知。」匡胤道：「你們要的原來是這項銀子，我正要問你，你們在此抽稅，係是奉著那一個衙門的明文，那一位官長的鈞旨？」眾人道：「你新來戶兒，不知路頭。我這裏銷金橋，乃是一位董大爺獨霸此方，專抽往來商稅，憑你值十兩的貨物，要抽一兩稅銀，有百兩的本錢，須交十兩土稅，這是分毫不可缺少的。你的伙計，向來是一車子傘，該交二兩稅銀。你管甚麼明文不明文，鈞旨不鈞旨，祇要足足的稱了出來，萬事全休，若有半個不字，叫你立走無常，陰司裏去打睡。」

匡胤聽言，心中火發，大喝道：「好死囚！甚麼叫做立走無常，陰司打睡。」說罷，掄開了拳頭，上前就打。眾人見匡胤動手，發一聲喊，各各奔上前來，圍住了匡胤，齊舉拳頭亂打。匡胤見了，那裏放在心上，祇把這兩個拳頭望著西面打將轉來，不消數刻，早已打倒了十餘個。拳勢恁般沉重，倒下來時，一個個多在那綠楊樹下掙命。不曾著手的，各自要顧性命，哄的一聲，往四下裏逃生去了。匡胤見眾人已散，即便邁步走上了銷金橋。舉眼一看，這橋環跨長河，十分高大，那橋頂半旁，搭著一座席簷遮蓋的稅棚，阻住往來，監察抽稅。棚內放著一隻銀櫃，櫃上擺著那些天平、戥子、算盤、夾剪等物。此時管棚的人，卻已隻影全無。匡胤暗想道：「這清平世界，朗蕩乾坤，怎容得這土豪惡棍攔阻官道，私稅肥身，情實可恨。但我趙匡胤不來剪除這廝，與那受累良民雪怨，還有誰人敢來施展！」想罷，即將那座席棚打折，並那什物等件，擱在橋心。復又想著柴榮在前，猶恐有人阻攔，即忙緊步下橋，如飛的趕來。約有一里多路，卻是一座集場，人煙稠密，擁擠不開。舉眼四望，不見傘車的蹤跡。祇見東首有座酒樓，即便進去，上樓飲酒，手扶窗檻，四下張望，並無蹤跡，祇得呆呆的望著。按下慢提。

單說那些逃脫的眾人，得了性命，如飛的跑至家中報信。不道這日董達不在家中，卻往親戚人家飲酒未回，眾人祇得返身。回轉半路之間，祇見那邊董達策馬揚鞭，醺醺然緩地行來，眾人一齊迎將上去，哭訴道：「大爺，不好了，那販傘的柴榮，勾引了一個紅臉大漢，違拗了我們橋梁上的規例，又把我們眾人打壞了大半。我等逃得快，脫了性命，特來報知大爺。乞大爺作速前去，拿住這個紅臉凶徒，一來與我眾人報讎，二來不使後邊交稅的人看樣。」那董達一聞此言，心下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，諒那柴榮有多大的本領，擅敢糾合凶徒，前來破我的規例？」即忙把馬加鞭，如飛追趕。眾人跟在後面，假虎張威。當時趕過了銷金橋，望西一路而走。隨路有那許多趕集的人，見了董達一行人眾，惡狠狠蜂擁而來，那個敢阻塞行蹤，礙他去路，都是一個個閃在旁邊，讓他過去。那董達舉眼看時，正見柴榮的傘車在前推走，即忙一馬當先，趕至背後，喝聲：「柴囚，你漏稅行凶，傷我牙爪，待往那裏走！」一手舉起了馬鞭子，照著頭上便打。柴榮心下慌張，口內祇是叫苦，推著車兒死命的奔走。董達拍馬趕來。人走得慢，馬奔得快，追到酒樓之下，攔著柴榮，提起馬鞭，如雨點般亂打，柴榮祇是挨著。卻值匡胤正在樓上，獨自飲酒，聽得樓下沸沸揚揚，一派的馬鞭聲響，即時探身往樓下一看，不覺的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原來柴榮把傘車推下橋來，到那集場上，但見人山人海，擠個不了。把車兒挨在一邊，等人少時，方好推動。那匡胤過橋來時，又是望前緊走，那裏在人叢之中留心觀望，所以兩下裏都錯了路頭。及至柴榮捉空兒把傘車推出集場，正待行走，卻好董達背後趕來，直追至酒樓之下，把馬鞭亂打。匡胤見了，心中大怒，諒那馬上的必是董達，等不得下樓，就從樓窗上一縱，躡將下來，高聲大罵道：「強橫賊徒，你怎敢這般無禮。」趕上前去，將手揪住了襟子，祇一按，掀下鞍來。董達見匡胤來勢甚凶，知是勁敵，即便使個鯽魚跳水勢，立將起來，睜圓二目，又使一個餓虎撲食勢，思量要拿匡胤。那匡胤閃過一步，讓他奔到跟前，乘勢用腳一撩，就把董達撈翻在地。即便提起拳頭，望著董達亂打，像在大名府打韓通一般，將他周身上下，著力奉承。那董達跟隨的眾人，一齊發喊，各拾了磚頭石塊，望了匡胤，如星飛電閃的打來。匡胤見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，叫你這班毛賊都是死數。」遂捨了董達，退後幾步，向腰間解下寶帶，迎風一掙，變成了一條神煞棍棒，分開門戶，望前亂打，不一時，早把幾個打翻在地。眾人招架不住，又發聲喊，搶了董達，扶上了馬，一齊往正南上逃走。匡胤提著棍棒，隨後追趕。柴榮在房檐下高聲叫道：「賢弟休要莽撞，入他牢籠。我們既已得勝，趁早兒趕路罷。」匡胤把手亂搖道：「兄長，你且奔走前途，祇在黃土坡略停等我。小弟趕上前去，務要除了此方大害，然後來會。」說罷，迅步而追。那董達在馬上，回頭看見匡胤來追，心下十分暗喜，道：「我祇愁他不追，他既來追，管叫你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。待我引他到九曲十八灣中，喚我那結義兄弟出來，就好與他算帳。」正是：

枉自用心機，人欺天不欺。

莫言路險阻，自反失便宜。

不說董達暗暗算計，引誘匡胤來追。且說又有一位好漢，乃按上界黑虎財神星臨凡，姓鄭，名恩，字子明，祖貫山西應州喬山縣人氏。年長一十八歲，生得形容醜陋，力大無窮。最異的那雙尊目，生來左小右大，善識妖邪。自幼父母雙亡，流落江湖，挑賣香油度日。曾在上回書中敘過，在張家莊上現了原形。因為這日出來趕集，忘記帶了這賣油的梆子在那平定州的酒店裏面，所以特地回去找尋，尋了半晌，並無蹤跡。誰知這位老爺，生來的性格，恁般急躁，也是個有我無你的人。當時在那店中尋不出來，強要這店家賠他。那店家雖是怕他性發，實不曾見他的油梆，那裏肯賠，鄭恩見拂了他性兒，登時喧鬧起來，動手亂打，臺桌椅凳翻身，碗盞壺瓶滿地，好不使性。正在店中喧鬧，祇見外邊來了一位先生，口稱相面。祇因這一人來，有分教——截路貪夫，雖免目前喪命。盤山嘯賊，難逃眼下亡身。正是：

不經指點清塵霧，怎得聲名遍夏區。

不知來的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